

本文载《凉山民族研究》1995 年年刊。(2005 年 9 月重新录入。) This paper appears in *Liangshan Minzu Yanjiu* [Liangshan Nationality Research], published by Ethnic Bureau of Liangshan Yi Autonomy Prefecture, Xichang, China, 1995. (To be retyped in September, 2005.)

凉山彝语田坝土语古词拾零

Some ancient pronunciations of
the *Tianba* variety of the *Nuosu* (Yi) language in Liangshan

巫 达

wuda18@gmail.com

田坝土语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越西县，乐山地区峨边彝族自治县以及雅安地区的汉源县。土语中心在甘洛县田坝区，故名。使用人口约 8 万多。田坝土语在北部方言里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土语，除其语音较特殊外，还保留了一些古彝语词、古彝语词乃至古藏语词。本文以甘洛县苏雄区乌斯大桥乡为例，整理出一些遗存在田坝土语里的古词，并运用同语族语言和方言材料加以论证，以供研究彝语史的同仁参考。

国内外历史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语言的发展演变速度是不完全相同的，造成了亲属语言分化后的语音特征、词汇系统以及语法结构等的不平衡。但历史语言学又认为语言的发展和演变是有规律的，即所谓“音变的规则性”。例如某一个词中某一个音发生了变化，那么，其他有同一个音的词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最后造成同一套语音的变化。这是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历史发展的基本信条。然而，确实也有这样的例外：有同一个音的一个或几个词没有按照规律演变。于是，语言学家又提出了“词汇扩散”理论，认为某一个词的某个音发生变化时，其它有同一特征的字不是马上发生变化，而是逐渐地从一个词“扩散”到另一个词。因此，若要使所有有这个音的词都发生同一种变化，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长时间内，这个音变规律会逐渐丧失它的动力，使一些一直未能被扩及的词汇，长期保持原有读音，成为“古词”。和北部方言其它土语一样，田坝土语多数情况下发生了有北部方言特点的演变，而且和其它土语严格对应。然而，也有没按演变规律演变的情形。我们认为这是“词汇扩散”时没有被扩及的缘故。因此说，田坝土语里保留了一些古彝语、古彝语支、古彝语乃至古藏语古词。

一、古藏语词

1、“头发”

$u^{33}tshr^{33}$ (乌斯大桥彝语，以下简称大桥话)； $o^{33}ne^{33}$ (凉山彝语标准音点喜德话，喜德话)

大桥话保留了古藏语塞擦音特点。喜德话反映为舌面前鼻音，是语音“腭化”的结果，其发展速度比大桥话快，也就是说，“腭化”这条音变规律还没有扩及田坝土语大桥话。我们说大桥话保留了古音特点，是因为亲属语言和方言仍反映为同一特点，而与喜德话的舌面前鼻音相同的是少数，是音变的结果，是后起的。请看例词。

$o^{55}tshx^{33}$ (云南石林撒尼彝语，以下简称撒尼) $u^{55}tshq^{33}$ (云南南华彝语，以下简称南华) $u^{33}tshc^{33}$ (云南武定彝语，以下简称武定) $ʔy^{21}tchy^{55}$ (云南巍山彝语，简称巍山) $o^{55}tshc^{33}$ (傈僳语)、 $tsha^{33}$ (怒苏怒语)、 $tshe^{33}kx^{55}$ (绿春哈尼语)、 $tshe^{33}khu^{55}$ (墨江哈尼语)、 $tshc^{44}kx^{44}$ (基诺语)、 $ji^{31}tshq^{33}khu^{33}$ (嘎卓语)、 $tchi^{55}$ (土家语)、 $tsham^{33}$ (勒期语)、 $tshc^{55}$ (波拉语)、 $tshc^{31}$ (浪速语)、 $u^{21}tsham^{51}$ (载瓦语)、 $gu^{33}tshq^{55}$ (扎坝语)、 $tsham$ (墨脱门巴语)、 $sham^2paŋ^2$ (缅文；转写、下同)、 $sha^{22}pi^{22}$ (缅语)、 tce^{31} (吕苏语)、 $htca$ (夏河藏语)、 $tsha^{55}$ (拉萨藏语)、 $tsha^{55}$ (巴塘藏语)。

“头发”一词的词根在古藏语里是舌尖前塞擦音声母。这个声母在以上这些语言和方言

本文语言和方言材料来自戴庆厦顾问、黄布凡主编的《藏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藏语族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大桥话是笔者调查记录的。

以及田坝土语大桥话里得到了保留。其中,对一些语言和方言来说,这种保留是符合其演变规律(即保留古音的“演变”),而对于彝语北部方言来说,腭化是这个词的演变规律,但这条规律没有扩大大桥话的这个词(“头发”),因此,大桥话仍保留了其古音形式。“头发”一词的古藏缅语声母,著名的国际汉藏语言学家P·K·本尼迪克特构拟为*tsam。

2、“蛇”

vu³³(大桥话); sɿ³³(喜德话)

大桥话保留了古藏缅语双唇音形式,同样,我们可以在亲属语言中看到这种保留。请看例词:

vu³¹(拉祜语)、vɿ³³(怒苏怒语)、wo⁵³(土家语)、u³³tθe³¹(克伦语)、bə⁵³(纳木兹语)、yu³¹(基诺语)、mzui⁵⁵(仙岛语)、mzui⁵⁵(阿昌语)、mwe²²(缅甸)、mrwe²(緬文)、ja⁵⁵bu⁵⁵(义都珞巴语)、tabu(博嘎尔珞巴语)、ta³¹bu⁵⁵(达让僜语)、buu³¹(阿侬怒语)、buu⁵³(独龙语)、lä³³pu³³(景颇语)、buu³³yu³⁵(吕苏语)、bɿ³³ru⁵³(史兴语)、pə⁵⁵re⁵⁵(却域语)、mphri(道孚语)、khabre(嘉戎语)、bu¹¹zɿ⁵⁵(九龙普米语)、be¹³za⁵⁵(兰坪普米语)、bəs(羌语)、bu tchi la(墨脱门巴语)、bre³⁵(错那门巴语)、rbu(阿力克藏语)、sbrul(藏文,转写、下同)。

推测,“蛇”一词在古藏缅语里的声母是复辅音*sbr,正如藏文所反映的那样。这个词在长期发展演变中,在某些语言里,擦音音素移位到后面,如羌语bəs,一些语言的流音*r卷舌化,如普米语、阿昌语、仙岛语,在一些语言里唇音和流音脱落,尔后擦音卷舌化成为s,如喜德。喜德话的演变途径推测是这样的:*sbr>*sbz_ɿ>*sz_ɿ>s。而大桥话则不同,它直接脱落而成,其演变途径推测是这样的:*sbr>*b>v。古汉语有“重唇轻唇不分”之说,大桥话的v正是从重唇b演化并固定而成。附带说一下,喜德话口语里“蛇”是bu³³sɿ³³,其中的“bu³³”音节义为“虫”,也是虫类的泛称。它的声母为双唇音,与古藏缅语“蛇”声母相同,这是偶合。

3、“骂”

gu⁵⁵(大桥话); tsɿ⁵⁵(喜德)

大桥话表现为舌根音,喜德话表现为舌尖前塞擦音。从亲属语言看,大桥话保存了古舌根塞音。请看例词:

gɛ(藏文)、hkax(夏河藏语)、wkuk(阿力克藏语)、kha ram phi(墨脱门巴语)、χie(羌语)、kanasɲo(嘉戎语)、kha⁵⁵ŋu⁵⁵khe¹³(却域语)、ɛa²⁴(木雅语)、khu⁵³(达让僜语)、kho⁵⁵(义都珞巴语)、kha²¹(巍山)、χə³³(南华)、ka⁵⁵ji⁵⁵(傈僳语)、kha³³kha³³(纳西语)、χɿ³³(嘎卓语)。

在喜德话里,古舌根浊塞音通过腭化、清化、舌位移前等音变方式发展为舌面前塞擦音。推测其演变过程是:*g>*gj>*dz>*tɕ>ts。现甘洛县吉米彝语(笔者母语)的“骂”为dzɿ⁵⁵。保持在腭化的阶段上。

4、“凸”

bu³³(大桥话); ŋgu³³(喜德话)

大桥话的双唇塞音声母保留了古藏缅语特点,这在亲属语言中可以看到。请看例词:

bu²¹(怒苏怒语)、bi⁵⁵(巍山)、bu⁵³(达让僜语)、bɿ wu⁵⁵(格曼僜语)、by⁵⁵by¹¹(九龙普米语)、bə³⁵bə⁵⁵(史兴语)、phuŋbuχ(羌语)、pɿ³³(武定)、pɿ²(撒尼)、gə²¹bɿ²¹(纳西语)、pho:t⁵⁵(勒期语)、pau⁵⁵(浪速语)、pu⁵⁵(载瓦语)、phāu⁵⁵(缅甸)、phəŋ³(緬文)、pu³¹guŋ⁵³(独

见 Paul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简称 STC);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译本,译名《汉藏语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1984年。带星号者表示构拟的古音。符号“>”表示“演变成……”,下同。

龙语)、poŋ³³(景颇语)、puŋ¹³pu:⁵⁵(拉萨藏语)、fibur fibur(藏文)、mbu⁵⁵mbu⁵⁵(巴塘藏语)、mbər(夏河藏语)、nbər(阿力克藏语)、kambur(嘉戎语)、mbər mbər(道孚语)、mbΛ³³lΛ⁵⁵(扎坝语)。

从以上例词看,“凸”一词的古声母可能是个复辅音,如格曼僜语、藏文转写、现代藏语方言以及部分羌语方言现在仍为复辅音声母;又从羌语、缅文转写、藏语方言看,这个词古音带塞音韵尾,而且可能是舌根塞音韵尾。随着语言的发展,古藏缅语这个词分化为两个音节,其中一个音节以唇塞音为声母,另一个以舌根塞音(原韵尾)为声母,如独龙语(pu³¹guŋ⁵³)、纳西语(gə²²bv²¹)和嘉戎语(kambur)。在喜德话里,丢失了唇音部分,保留了舌根音;而在大桥话里脱落了舌根音部分,保留了唇音部分。这就是他们不同的原因。

5、“(牛)圈”

(ny³³)lΛ⁵⁵(大桥话);(lu³³)xo³³(喜德话)

“圈”在大桥话里为舌边音声母,喜德话里为舌根擦音。从亲属语言比较看,大桥话保存了古藏缅语形式。请看例词:

lə³³(木雅语)、loŋ⁵¹(景颇语)、a³¹lɔ³¹(克伦语)、li¹³tha⁵⁵(却域语)、le⁵⁵tha⁵⁵(扎坝语)、ra(夏河藏语)、ra(博嘎尔珞巴语)、rta ra(藏文、“马圈”)、ta⁵⁵ra⁵⁵(拉萨藏语、“马圈”)、ta⁵⁵ra⁵³(巴塘藏语、“马圈”)、rta ra(阿力克藏语、“马圈”)。

喜德话为什么是舌根音声母呢?从进一步比较看,“圈”的声母没有舌根音的痕迹,即喜德话的形式不是传承于古藏缅语形式。推测,喜德话的“圈”借用了“房子”一词的义项,“牛圈”表示为“牛的房子”。现“房子”一词在彝语支语言里为舌根擦音声母,例如:

hi⁵⁵(巍山)、xi³³(南华)、hə¹¹(武定)、hæ³³(撒尼)、hĩ³³o⁵⁵du³³(傈僳语)、la³¹xo⁵⁵(绿春哈尼语)、ɔ⁵⁵xu⁵⁵(墨江哈尼语)、xɔ³³(嘎卓语)、xo²¹(白语)、xi³¹(克伦语)。

喜德话的“房子”zi³³是从舌根音腭化而来的。对喜德话而言,“(牛)圈”xo³³保留了古彝语支“房子”的形式。

6、“砍(树)”

tshu³³(大桥话);khe³³(喜德话)

大桥话所反映的塞擦音声母在藏缅语亲属语言里仍有保留。如:

tə³³tshə⁵⁵(扎坝语)、na³³tʂa⁵³(木雅语)、tʂi⁵³(嘎卓语)、tʂo³³tʂi²¹(白语)、sə(夏河藏语)、thə¹³tʂa⁵⁵(兰坪普米语)、tʂɛ⁵²(拉萨藏语)、tʂɛ⁵³(义都珞巴语)、tʂɛn³¹(阿昌语)、gtʂod(藏文)。

从藏文转写形式看,“砍”的古音是复辅音声母。而且是舌根塞音加舌尖塞擦音。我们拟测为*gtʂ。在语音演变过程中,由于受塞音韵尾脱落、声调产生等诸因素的影响,古藏缅语“砍”的声母经历了脱落音素、清化等途径。其中,喜德话经历了塞擦音脱落、舌根浊塞音清化、送气化等过程,表示为*gtʂ > *g > *k > kh;而大桥话经历了舌根塞间脱落、塞擦音送气化等过程,表示为:*gtʂ > *ts > *tsth。

7、“辣椒”

fu²¹tʂi³³(大桥话);dzi⁵⁵(喜德话)

大桥话“fu²¹tʂi³³”是一个古藏缅语词,请看亲属语言材料:

χæi tʂua(羌语)、hei tso(嘉戎语)、hosav(道孚语)、xu³³tʂo⁵⁵(扎坝语)、khu²¹tʂa⁵⁵(贵琼语)、ku³³tʂi⁵³(史兴语)、hũ³³tʂɛ⁵³(吕苏语)、pu³¹tʂi⁵⁵(达让登语)、pu³¹tʂi⁵⁵(格曼僜语)、bi⁵⁵tʂi⁵⁵(义都珞巴语)、χuo³¹tʂuo⁵³(纳术兹语)。

这些材料中,第二个音节都是塞擦音声母,与喜德话的形式是同源的。但是,古藏缅语似乎应为清声母,喜德话却变为浊音声母,其音变条件目前尚不清楚,有待研究。第一个音节的古音声母推测是带擦音的唇浊复辅音*hb,其浊唇音音素在一些语言里丢失,如羌语、嘉戎语、道孚语、扎坝语、吕苏语、纳木义语等,有些语言则丢失了舌根擦音且使唇塞音清化,如达让僜语、格曼僜语。在大桥话里,先是舌根擦音弱化并受其影响,使浊唇音清化,其后舌根擦音丢失附带使清不送气唇音变为送气音,最后成为唇擦音(轻唇音)。表示为:*hb > *xp > *ph > f。

8、“锤子”

po⁵⁵lo⁵⁵(大桥话); la³³thu³³(喜德话)

大桥话的这个词,是从古藏缅语唇塞边复辅音声母*pl分化成两个音节的。在亲属语言里,仍有保留pl声母的,其它一些点反映为两个音节,跟大桥话一样,一个音节以唇塞音为声母,另一个音节以舌尖中塞音为声母。例如:

ta³¹plaŋ³⁵(格曼僜语)、 sai⁵³ta³¹plaŋ³⁵(达让僜语)、 tho ba(藏文)、 rbo(道孚语)、 pat²¹tu⁵¹(载瓦语)、 pe³¹tau³¹(浪速语)、 pe³¹tau⁵⁵(波拉语)、 pat³¹tu³¹(勒期语)、 tha⁵⁵py¹¹(武定)、 di³¹phu³¹(绿春哈尼语)

“锤子”这个词在亲属语言里部分只反映为舌尖中塞音声母音节。例如:

tho:⁵⁵(拉萨藏语)、 tha⁵⁵(巴塘藏语)、 tho(夏河藏语)、 thoŋ(墨脱门巴语)、 to:(博嘎尔珞巴语)、 tu²(缅文)、 tu²²(缅语)、 tu⁴²(基诺语)。

说明舌尖中塞音在“锤子”一词的古音中占有一席之地,大桥话把它丢失了。而喜德话兼顾二者,既保留了复辅音中的边音音素*l,又保留了这个舌尖中塞音*th,但仍是两个音节。

9、“胃”

fA⁵⁵(大桥话); hi⁵⁵(喜德话)

大桥话里“胃”为双唇擦音声母,而喜德为舌根后擦音。从藏缅语族亲属语言看,“胃”的古音是双唇音。如:

ɔ³¹fu³⁵qo¹¹(拉祜语)、 bo³³ma³³(绿春哈尼语)、 pu³³mo³³(墨江哈尼语)、 ba³⁵tu⁵⁵(贵琼语)、 pho:⁵⁵(错那门巴语)、 pha⁵⁵(巴塘藏语)、 pho:⁵⁵(拉萨藏语)、 tɕo pə(夏河藏语)、 pho wa(藏文)。

但一些语言除反映为双唇声母外,还有舌根音声母。例如:

qhɕəs qa(羌语)、 pho laŋ(墨脱门巴语)、 pho⁵⁵ko⁵⁵(格曼僜语)、 khji²¹pham²¹(载瓦语)、 khji²¹pham²¹(勒期语)、 gǎ³¹phu⁵⁵(克伦语)。

这就暗示我们大桥话的形式来源于古双唇音,喜德话的形式传承了古舌根部分。即,“胃”一词在古藏缅语里可能由舌根音为声母的和双唇音为声母的两个音节组成,在彝语北部方言里,其它土语脱落了以双唇音为声母的音节,而田坝土语脱落了另一个音节,故保留了与同方言其它土语不同的特点。

10、“芋头”

r⁵⁵dzi³³(大桥话); zu²¹tho²¹(喜德话,借汉语)

“芋头”一词在彝语北部方言其它土语里多为借词,但田坝土语却保留了古藏缅形式。这点可以从亲属语言中看到,如:

jur tse(藏文)、 jur tsə(泽库藏语)、 jy¹²tsə⁵³(错那门巴语)、 y³⁵tsə⁵³(桃巴普米语)、 y tsɿ(尔龚语)、 jy³⁵tsə⁵³(门巴语)、 ji⁵⁵tsi⁵³(义都珞巴语)。

从例词看,第二音节声母似乎应为清声母,但在大桥话里反映为浊声母且已腭化为舌面前塞

擦音,其演变条件还需作进一步研究探讨。

二、古彝缅语词

11、“脖子”

li⁵⁵vu³³ (大桥话); ku²¹li³³ (喜德话)

大桥话第一个音节和喜德话第二个音节有共同来源,但大桥话第二个音节和喜德话第一个音节的来源却不相同。大桥话的双唇音反映了古彝缅语特点。例如:

lan²paŋ³ (缅文)、le²²pi⁵⁵ (缅语)、le²⁴pe³³ (嘎卓语),但在一些语言里双唇音异化为舌尖塞擦音,如:lan³¹tsəŋ³¹ (阿昌语)、lɿŋ³¹tsɿŋ³⁵ (仙岛语)、liŋ⁵¹tsiŋ²¹ (载瓦语)、lɿŋ³¹tsaŋ³⁵ (浪速语)、ləŋ³¹tsəŋ³³ (勒期语)、lɿ³¹tshɿ⁵⁵ (基诺语)。

“脖子”一词在其它亲属语言中有舌根音声母形式,那是喜德话第一个音节声母的来源。如:ske (藏文)、ke⁵⁵ (拉萨藏语)、ke⁵³ (巴塘藏语)、hke tə (夏河藏语)、rke (阿力克藏语)、pã⁵⁵ (兰坪普米语)、läe⁵⁵ (却域语)、kə⁵⁵tʂa⁵³ (木雅语)、kẽ³³tʂi⁵³ (史兴语)、go³¹lo⁵⁵ (阿侬怒语)、xuŋ⁵⁵ (格曼登语)、luŋ guŋ / lwŋ poŋ (博嘎尔珞巴语)、lu⁵⁵ka²¹tsɿ³³ (巍山彝语)、li³³γu²¹ (南华彝语)、læ³³ky³³ (傈僳语)、kho³¹lo⁵⁵ (绿春哈尼语)、khu³¹ju⁵⁵ (墨江哈尼语)、qo¹¹ (拉祜语)、γæ⁵³da³¹ (纳木兹语)、ku²¹mi²¹tʂa³³ (白语)、khoŋ⁵⁵ti⁵⁵ (土家语)、kho³¹dze³³ (克伦语)。

在例中,博嘎尔珞巴语的第二个音节既可以是舌根音声母,也可以是双唇音声母,这是分化的结果,处于“转换”过程。“转换”指二者用任何一个都行,也即相互可以替换。转换的结果会使其中一个被遗弃不用。遗弃对象的不同将导致如大桥话(遗弃舌根音声母音节)和喜德话(遗弃唇音声母)这样不同的结果。

12、“小”

i⁵⁵ni³³ (大桥话); e⁵⁵tsɿ³³ (喜德话)

大桥话的词根来源于古彝缅语,现部分彝缅语言仍保持鼻音声母。例如:nie²⁴ (嘎卓语)、a⁴⁴ni⁵⁵ (基诺语)、ni⁵⁵ (绿春哈尼语)、no³³ (武定)、ŋe³¹ (勒期语)、ŋai⁵⁵ (波拉语)、ŋai³¹ (浪速语)、je⁵¹ (仙岛语)、ni⁵⁵ (阿昌语)、ŋaj² (缅文)、ŋe²² (缅语)、*n-yay¹ (原始彝缅语,布莱德雷构拟)。

除此以外,部分语言的“小”一词为舌尖前或舌面前的塞擦音和擦音声母,这是喜德话塞擦音声母的来源所在。例如:stə³³tsæ⁵³ (木雅语)、tsɿ⁵⁵ (史兴语)、dzi³³ (怒苏怒语)、zo¹¹ (撒尼)、tʂi⁵⁵ (克伦语)、se²¹ (白语)、suan⁵³ (土家语)、a³³tsɿ⁵³ (纳木兹语)、tɕi⁵⁵ (纳西语)、zo³³ (傈僳语)、za³³ (南华)、i⁵⁵tɕi⁵⁵a⁵⁵ (义都珞巴语)、e: tɕop / a tɕop (博嘎尔珞巴语)、tɕi⁵⁵la⁵⁵ (阿侬怒语)、za¹³zi⁵⁵ (却域语)、kəktsi (嘉戎语)、qa¹³tse¹³ (兰坪普米语)、χtʂa (羌语)、ze mo (墨脱门巴语)、tɕhoŋ (阿力克藏语)、tɕhoŋ wo (夏河藏语)、tɕhũ¹³tɕhũ⁵⁵ (巴塘藏语)、tɕhv⁵⁵tɕhy⁵⁵ (拉萨藏语)、huŋ ŋu (藏文)。

从藏文形式看,“小”一词在古藏缅语里可能是两个音节,其中一个音节以塞擦音为声母,另一个音节以鼻音为声母。喜德话丢失了以鼻音为声母的音节,而大桥话丢失了以塞擦音为声母的音节。

13、“楼”

gu³³gu⁵⁵ (大桥话); li⁴⁴thi³³ (喜德话)

见澳大利亚彝缅语专家 D. 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

大桥话的舌根塞音声母形式反映了古彝语特点。请看亲属语言例词：khua⁵³（吕苏语）、kriŋ⁵⁵（独龙语）、kjam²¹（载瓦语）、kje³¹（浪速语）、kje³¹（波拉语）、kjam³³（勒期语）、kɛ³¹（怒苏怒语）、ku³³（墨江哈尼语）、ŋgo（夏河藏语）。

从夏河藏语看，“楼”一词古音是复辅音声母，而且主要辅音是舌根浊塞音。参看布莱德雷构拟的原始彝语 *m-gu^{1/2}（梯子）。喜德话的li⁴⁴thi³³估计是早期汉语借词“楼梯”，或者还有我们尚不知道的演变方式和来源，有待进一步探讨。

14、“舌头”

ɕe³³（大桥话）；ha³³ne³³（喜德话）

大桥话的舌面擦音声母保留了古彝语特点，现缅语支语言较完整地保留和反映为舌面擦音，纳西语也反映为舌面擦音声母。请看例词：ɕa³³（缅语）、ɕo⁵⁵（阿昌语）、ʃo⁵⁵（仙岛语）、ʃo⁵¹（载瓦语）、ʃo³¹（浪速语）、ʃa⁵⁵（波拉语）、ɕi⁵⁵（纳西语）。

“舌头”一词的缅文转写形式是hljaa²，缅语ɕa²²便是直接从缅文（13世纪前后）形式演化而来的。布莱德雷的构拟是*ʔ-(y)a¹。也就是说，“舌头”一词的古音声母的主要辅音是边音，它的前面有一个喉音或舌根音，后面跟了一个高元音或半元音j。边音音素受其后高元音或半元音的影响而腭化，舌位前移，成为舌面音，同时受喉音或舌根音的影响而成为擦音。这是缅语、大桥话相同的演变途径。而喜德话强调了舌根音（或喉音），丢掉了其它音素，成为舌根擦音。ha³³是词根，如“鸡舌”为va³³ha³³。

15、“妻子”

ni³³ni³³（大桥话）；ɕi²¹mo²¹（喜德话）

大桥话的舌尖鼻音声母反映了古彝语形式。现部分彝语支语言仍是舌尖鼻音声母。请看例词：ni³³ny²¹（纳西语）、ma²¹ny⁵⁵（巍山）、lo²¹ka²¹ni²¹（土家语）、va³³ji²¹（白语）、ni⁵⁵mo³¹（仙岛语）、ni³¹mo³¹（阿昌语）。

少数其它语文语言也保留了这种形式，如：mo¹³no⁵³（巴塘藏语）、naχ mo（夏河藏语）、mo³³no⁵³（木雅）。

严格地说，喜德话ɕi²¹mo²¹和大桥话ni³³ni³³并不同源。喜德话的ɕi²¹是“嫁”的意思，mo²¹是“女性”的意思，ɕi²¹mo²¹是“嫁的女人”，是动词和名词组成的偏正词，应是后起的。属于圣乍土语的甘洛县吉米彝语对“妻子”一词的说法，除ɕi²¹mo²¹外，还有一个mu²¹ni²¹，后者的ni²¹才是与大桥话同源的词根。

16、“乌鸦”

ha³³no³³（大桥话）；a⁴⁴dzi³³（喜德话）

“乌鸦”一词在古藏缅语的声母是舌根音，这点我们可以从现部分藏缅语里看到。例如：go¹³i¹³（兰坪普米语）、qa¹¹lei⁵⁵（九龙普米语）、ki（嘉戎语）、ka ʃe（道孚语）、qa³³lɔ⁵⁵（却域语）、kha⁵⁵ji³³（扎坝语）、qa³³ra⁵³（木雅语）、ka³⁵li⁵⁵（贵琼语）、qhuu⁵⁵la³³（史兴语）、kua³¹li⁵³（吕苏语）、kã³³kha³³（景颇语）、taŋ³¹ka⁵⁵（独龙语）、dza³¹kha⁵⁵（阿依怒语）、pia⁵³kia⁵⁵（达让僜语）、kji³¹kan³（缅文）、tɕi⁵⁵ka⁵⁵（缅语）、kã³¹lam³¹（阿昌语）、kak（仙岛语）、ya³³ko⁵⁵（傈僳语）、le³³kæ²¹（纳西语）、la³³quo³¹（纳木兹语）、ka²¹（土家语）、xə³³o⁵⁵（白语）、*ka（原始藏缅语、本尼迪克特构拟，见STC词汇附录）

这样，我们便知道了喜德话词根“dzi³³”的来源。其来源是古藏缅语舌根塞音通过腭化成为舌面前塞擦音声母，*g > *qj > *dz。其演变方式与缅文kji³kan³ > 缅语tɕi⁵⁵kã⁵⁵（乌鸦）过程相似。

而大桥话仍保持了舌根音声母：*g > h。从现部分彝缅语言例词看，古彝缅语的构词方式之一是在“乌鸦”后面加一个“黑”表示强调。例如：ηo²⁵⁵no²¹（载瓦语）、ηç²⁵⁵no³¹（勒期语）、a⁵⁵ni³³（ba³³）（巍山彝语）、a³³ne³³（南华彝语）、v⁴⁴ne⁴⁴（mo³³）（撒尼）、xa³¹na³³（绿春哈尼语）、a⁵⁵na³³（墨江哈尼语）、a³⁵na⁵⁴（qa¹¹）、k¹a⁵⁵na⁵³（怒苏怒语）、kə³¹na³¹（波拉语）、kə²³¹no²³¹（浪速语）、大桥话h^Ana³³no³³（乌鸦）正是保留了古彝缅语这种构词方式。

三、古彝语支和古彝语词

在彝语支和彝语内部，其语音演变方式总的来讲是比较相似的，如塞音韵尾脱落演化成紧元音，复辅音声母减少等。但在一些微观的、个别的演变却因不同语言不同方言而有所不同。在田坝土语里，保留的古彝语文和古彝语词汇较多，这里不一一例举论证，仅归纳几条较普遍的特征说明如下：

17、古鼻、边音声母没有经历清化的词

彝语北部方言语音特征之一是有一套清化鼻、边音声母m̥、ŋ̥、l̥（或记作ɬ）。消化音的产生是古语复辅音声母中前置清辅音对主要辅音影响的结果，13世纪的缅文和现代缅语之间的演变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例如：

汉义	缅文	缅语
闭（眼）	hmit	m̥e ²⁴⁴
埋（物）	hmrup	m̥jo ²⁴⁴
鼻涕	hnap	ŋ̥a ²⁴⁴
二	hnas	ŋ̥i ²⁴⁴

也就是说清化鼻、边音是后起的。大桥话没有产生清化鼻、边音表明其保留了古音特征。现除彝语北部方言其它三个土语外，同语支其它语言和方言也没有产生清化鼻、边音。因此，我们说它保留了古彝语支语言特征。请看例词：

A：唇鼻音

汉义	大桥话	喜德话
名字	mi ³³	m̥i ³³
教	ma ⁵⁵	m̥a ⁵⁵
熟	mi ²¹	m̥i ²¹
吹	ma ³³	m̥o ³³

B：舌尖中鼻音

汉义	大桥话	喜德话
闻	ni ²¹	n̥i ²¹
哄（小孩）	na ⁵⁵	n̥a ⁵⁵
问	ny ³³	n̥ ³³
红	Λ ³³ ni ³³	a ³³ n̥i ³³

C：边音

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汉语	大桥话	喜德话
晒	le ⁵⁵	li ⁵⁵
脱	le ³³	le ³³
涮	lo ³³	lo ³³
秧	lu ³³	lo ³³
月(份)	bu ³³ la ²¹	bu ²¹ lu ²¹

18、古舌根音没有经历腭化的词

舌根音受后面的高元音**i*或半元音**j*的影响,会使舌位移前成为腭化音——舌面前塞擦音和擦音。如古汉语的见母,构拟为**k*母,演变到现在北京话时为舌面前塞擦音*tɕ*母,这是腭化的结果。彝语北部方言语音演变规律之一是古语的舌根音声母通过腭化成为舌面前塞擦音和擦音,但这条规则没有扩及田坝土语,因此,我们说,大桥话保留了古彝语特点。请看例词:

汉语	大桥话	喜德话	古彝语声母
星星	(m ³³)ku ³³	(mu ³³)tɕ ³³	*k
自缢	(le ⁵⁵)kɿ ³³	(le ⁵⁵)tɕi ³³	*k
铜	gu ³³	dʒɿ ³³	*g
溶化(自动)	gu ³³	dʒɿ ³³	*g
皮肤	gu ⁵⁵ gu ³³	ndʒɿ ³³	*ŋg
肥料	xu ³³	ɕɿ ³³	*x
脚	xu ⁵⁵ xu ³³	(tɕi ³³)ɕɿ ³³	*x
水	ɣu ³³	ʒɿ ³³	*ɣ
笑	ɣa ³³	ʒɿ ³³	*ɣ

19、古塞音声母没有产生前附鼻音的词

彝语的部分语言的塞音前附有同部位的鼻音,称为鼻冠声母。据戴庆厦教授研究,彝语的鼻冠声母是后起的,它们来自古藏缅语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辅音,其中主要是鼻音。但是,不是所有的彝语语言都有鼻冠声母,目前只有纳西语、彝语东部方言部分土语和北部方言部分土语发现有鼻冠声母,大多数没有。在彝语北部方言里,四个土语中圣乍、所地、义诺三个土语有鼻冠声母,而田坝土语没有。既然鼻冠声母后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田坝土语保留了古彝语特征。为减少篇幅,例词从略。

四、结 语

根据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的发展是有层次性的。以藏缅语言为例,假设北到今青海省(如藏语)、南到今缅甸(如缅语)、东到今湖南省(如土家语)、西到今印度阿萨姆邦(如那加语),这么一片地域的人们,古代某一时期曾同用一种共同语——古藏缅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迁徙,部族的形成等种种原因,这个共同语随之分化,产生了差异。其中南部的人们使用的语言虽与其它地方有了差异,但其内部仍是一致的,称为古彝语。同理,古彝语分化为古彝语支语和古彝语支语言,古彝语支又分化为古彝语、古哈尼语、古纳西语、古傣语、古拉祜语、古基诺语等等,而古彝语又分化为不同的方言和土语。这种假设抛开了不同语族语言接触、融合后产生相似现象的可能性,但这种亲属语言谱系归类方法,是没有古语音文献的语言重建古音系统的需要。这样,可以通过比较,找出大量同源词,层层构拟古音系统,以达到了解具体

参阅戴庆厦“彝语鼻冠声母的来源及发展”,《民族语文》,1992年第1期。

语言历史演变途径和规律的目的。在寻找同源词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不符合演变规律的例外词，正如本文开头所谈的那样，那是因为语言发展演变除有层次性、规则性外，还有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是词汇扩散速度的不同造成的。比如在一些语言和方言中，由于人们交往频繁，语言使用频率高，词汇扩散就比较快，也比较彻底。相反，在另一些语言、方言或土语里，就会有一些没有被扩及的古词。对于“古词”的整理和研究可以为重建古词提供有力的证据，这就是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陈士林、边仕明、李秀清. 1985.《彝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戴庆厦. 1992. “彝缅语鼻冠音声母的来源及发展”，《民族语文》第1期。
- 何大安. 1987. 《声韵学中的观念和方法》。台北：大安出版社。
- 黄布凡主编.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1991.《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中译本：《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 Bradley, David. 1979. *Proto-Loloish*.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39. London and Malmo: Curzon Press. [中译本：《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91年]。